





貨殖列傳卷之二十九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九

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

極鄰國相望

正義曰音工

雞狗之聲相

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

不相親比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

無行矣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

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

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

民以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故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  
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廬徐廣曰紆布○索隱曰穀音谷雖反穀木各皮可為紙廬山屬可以為中紆可以為布音盧紆音紆今山間野紆亦作芋旄玉石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柎梓索隱曰南子二音薑

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

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

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

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

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藏其下有鐵山上有鈆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磬石其下有金也此其

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

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

之徵貴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貴之徵賤各勸其業

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

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索隱曰辟音關虞不出則財匱少財

匱少而山澤不辟矣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

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



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与言負而富自由无奪予也

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鴻

鹵徐廣曰鴻音昔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

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

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

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

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

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相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

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

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

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

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

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各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案范

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二公子



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闔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說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末為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口反務

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

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

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

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財幣欲其行如

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

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

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

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

篇又音符殄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



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變名易

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

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正義曰括地志云即

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

南都華容縣西未詳也為朱公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朱公以為陶天

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

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

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

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

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

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璲鬲財於曹

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

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曰匿於

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

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

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

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



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而白

疆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

主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

穀予之絲漆爾璽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

在郊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早明歲美

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

積著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

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

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

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孔叢曰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犢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倚頓

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實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

倚氏故曰倚頓。索隱曰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

子春以為苦讀如鹽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

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正義曰按倚氏蒲州縣也

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池中醜淡得均

即畦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

白林者古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

其池中有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

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

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



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塩亦曰即成鹽焉也中心有泉井  
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  
池中又鑿得塩坑闊一尺餘高二尺而邱鄆郭縱以鐵冶  
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

### 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 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保名也。索隱曰漢書作羸烏氏姓氏音支保音魯可反。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保名也。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 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 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

畜至用谷量馬牛 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曰谷音欲。

秦始皇帝 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

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 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

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此言 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言曰里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 清寡

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

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

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

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

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

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

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

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

古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曰櫟音藥即櫟陽櫟邑北郤

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

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

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

地饒厄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

鐵竹木之哭望南御滇棘棘僮西近邛笮笮馬旄

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

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奏故云縮轂也以所多易所

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甚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

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要

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

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

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

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

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



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

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北賈

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及種在恒州石種代石北也徐廣

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

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陳據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

於秦翟北賈於種代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晉

曰慎音慨伎音堅伎贊曰慎音慨今以土名好氣任俠為

彊直為慎中也○索隱曰慎音異伎音實

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

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戰其民羯羠不均

徐廣曰羠音兒一音囚几反皆健羊名○索隱曰羯音自全

已紇反羠音慈紀反言其方人姓若羊捷捍而不均也

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

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祿其間得所欲

趙中山索隱曰溫軹二縣名屬河中山地薄人眾猶

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眾猶復有沙丘

之○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緝一仰機

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

剽索隱曰椎即推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多美

物徐廣曰美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躄徐廣

音粘張晏曰跕躄也黃曰躡跟為跕也○索隱曰跕音所躡反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

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一都會也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

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徒野王徐廣曰徒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一都會也南通齊

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勅教

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

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

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亦却皆之義他並類此東縮穢貉朝鮮真番

之利索隱曰縮者縮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皆之也。正義曰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曾其

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

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

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

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

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土農商工賈

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

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齟齬索隱曰齟音則角反又音側齟反頗

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

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為臨淮屬蜀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



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

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昔堯作

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

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

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

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

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

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

故郢都正義曰荆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

荆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

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

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問徐即則清

刻矜已諾正義曰上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

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

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

州亟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

王鼻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

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徐廣曰都邾縣屬江夏正義曰九九江江郡都陰



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定遠縣西六十五里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正

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

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

豫章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是南楚也其俗大

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

言郢之徙壽春也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

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

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

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正義曰物之

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

也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

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

俗而揚越多焉正義曰潘虞亦其一都會也

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

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

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鄭

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素隱曰鄭音雲正義曰

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鄭關蓋鄭當

關

關



為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  
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郇與郇相似也

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

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

固往往出鹽大體如

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

耕而水耨徐廣曰及溝反縣直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

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作窳。索隱曰

贏音郎果反贏音郎果反蛤正義曰

不待

賈而足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地勢饒食無

飢饉之患以故皆窳徐廣曰音紫此窳苟且墮懶之謂

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

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

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

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

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

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蟲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

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



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貴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貴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傳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

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

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

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

禁走死地如鷲徐廣曰鷲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

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

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

曰揄音史躡一作跼跼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正義曰田鳥反心招出不遠

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

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

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

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

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

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

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

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

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



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封者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食租稅歲率正義曰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

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

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

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

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水居

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頭

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曰陂音破漢

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榘案韋昭曰榘木

安邑

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

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

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干畝厄茜徐廣曰厄音支

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此其

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

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

千章之款服度云章方也故子孟康亦云言在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秋梓木也可以為轅者

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

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

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

若干畝厄茜徐廣曰厄音支

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

此其

人皆與千戶侯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

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



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

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

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

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茲富最下無巖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

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公瓦醴酤醴醴云酒酤醴

醬千坭徐廣曰長頸罌也將酉千甌徐廣曰大罌也

隱曰坭音閑江反將酉千甌徐廣曰大罌也

甘反漢書作僖孟康曰僖石罌也石

罌受一石故云僖石一音都濫反

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薪藁千車船長千丈積數長千丈

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其藁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椽也

並如竹竿万个徐廣曰古賀反其軺車百

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車一乘

輶音遙說文云輶小車也牛車千兩正義曰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云箱輶及輪兩兩

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髮者千枚徐廣曰髮音休漆以漆物謂之髮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髮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髮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徐廣曰百斤馬蹄躐千徐廣曰躐若弔反馬入鞮音謂入鞮一曰夜蹄小類云躐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躐千比千



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  
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牛千足羊三羖千

雙僮手指千 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  
比自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

牛蹄也竹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

匹榻布皮革千石 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  
曰榻布白疊也。正義曰顏師古曰

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  
漆千斗 漆者厚之兒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薛麴鹽豉千荅 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甌孫叔敖云甌  
瓦器受斗六升合為甌音貽

鮐魚千斤 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齋此魚與鮐魚也  
正義曰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鮐海魚也

鮐音齊禮 反刁魚也 鮐千石鮑千鈞 徐廣曰鮐音鮐鮐魚也。正  
義曰鮐音族苟反謂雜小魚

也鮑白也然鮐鮐以斤論鮑鮐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  
鮐是大好者鮐鮐是雜者也徐云鮐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

膊關者也此亦大魚為之也 棗栗千石者三之 正義曰  
謂之千

石也言棗栗三千 狐貂 正義曰  
音彫 裘千皮羔羊裘千石

石乃與上物相等 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 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  
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 子

貸金錢千貫節駟會 徐廣曰駟音祖朗反馬儻也駟  
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儻也節

節物貴賤也謂估儻 其節利比千乘之家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漢書音義  
曰貪賈未

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 此亦比千乘之  
得二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

家其大率也 正義曰  
率音律 佗雜業不中什二 正義曰言  
雜惡業而

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 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  
利者非世之美財也

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 徐廣曰卓  
一作淖 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

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



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

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

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跋駟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漑一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環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人沃平野有大芋筮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郡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

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

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

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

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

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

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閑暇也然其

贏得過當愈於織正義曰音色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家致

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

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將出鐵起富至

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

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

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刁丁架黠

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

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

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母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

邪將止為刁氏作如乎母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儉齊也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轉轂以

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

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父賈漢書音義曰謂

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

侯○步不隱曰上林賦云西馳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

宣曲當在京輔合關北地也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

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楚漢相距滎陽

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

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

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

價也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富者數世

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



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

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

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

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

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姚名也言橋

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斥者俗說云相馬及君

子與人相斥故云斥或說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云一斥或

說度馬從橫適得一斥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

一斥練前有監視之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

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曰齎音子稽反貸假

周禮注齎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

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其

息什之索隱曰謂出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

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

大抵盡諸田田嗇田闡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

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著

也徐廣曰異一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

盡稚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

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

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

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

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拙業

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

而秦陽以蓋一州

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

富為州中之第一

掘冢女奴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

索隱曰漢書相作稽

也而桓發用之富

正義曰相發人姓名

行賈丈夫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取脂

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无角者膏也

辱

處也而雍伯千金

徐廣曰雍一作翁

索隱曰

賣漿

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

徐廣曰洒或作細駟案漢書音

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洒音先禮及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

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

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

十月作沸湯潯羊胃以末椒薑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

馬醫曹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之富無經業則化負無常王能者輻湊不肖者瓦

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

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廢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彊兵

保參朝請

女繁懷清

素封千戶

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卷之一百三十

皆在額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  
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  
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  
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

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

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  
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額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  
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  
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惣  
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  
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  
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曰

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正義曰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

世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

馬氏周史佚之南襄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張晏曰周

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

入少梁

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

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按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

州韓城縣南二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

衛或在趙

索隱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

中山

徐廣曰在趙者

在趙者

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孫本皆云名凱

以傳劔論顯

服虔曰世善傳劔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

不能傳劔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劔解所以緝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

蒯聚其後

也正義曰五恠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蒯聚也

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蘇林曰錯孫郡守也

靳

徐廣曰一作靳。索隱曰靳錯音七各反靳音紀暨反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

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

文穎曰

孝成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

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

秦記其地後葬於華池

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曰晉改爲里季也

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

靳孫昌昌曰為

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聚玄孫印為武信君

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按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聚生昭預昭預生憲





原件短缺



憲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羽

印也封印為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

殷王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母澤並音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

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

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

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為太

史公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

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

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

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正義曰虞喜志林云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

不受辭或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音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

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

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乱是去羨也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尚賢絕聖弃智也釋

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



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  
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  
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  
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  
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  
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  
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尺索隱曰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正義曰土階三等茅茨不翦屈蓋曰

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椽榱也食土

簋徐廣曰一作增駟案服斲土刑糲梁之食張晏

斲粟七斗米為糲瓚曰五十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

確也索隱曰服虔云糲糲米也三蒼云梁好粟也○正義

曰顏云簋所以盛節也刑所以成糲也土謂燒土為之即藜

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

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舉音不盡其哀教

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

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

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



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

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

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

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

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

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

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

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

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

制物為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

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力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

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

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

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

款空也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

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正義曰上胡本

反混混者元氣神者之兒也

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

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

神離則死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

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

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幹者形也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

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

遷遷生龍門

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

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在河南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

耕牧

河山之陽

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

年十歲則誦古文

索隱曰迂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二十而南游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筍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

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大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關之填丞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嶽人血

稱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

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脈山中又有

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闕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

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

搜採遠矣。正義曰沅湘水出道州沅水出州北入海

北涉

道州

道州



汶泗正義曰兩水出兗州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

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名

庀困鄆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漢末陳

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各有山也

遷仕為郎中秦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

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古之

不得與從事正義曰故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

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

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

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

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

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

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

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

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

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

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紬史記徐廣曰紬音抽○索

書故事而次述之小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

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

史記正義曰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

遷年四十二歲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乃靈罔

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

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勾芒祝融

之屬皆受瑞紀也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

談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

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

言略取於孟子而楊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

以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

次或以萬歲為問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

記注之志士耳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上大

夫壺遂曰索隱曰案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

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

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

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

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貶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之誡也夫春秋上

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

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

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去成數字誤也駟謂太

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二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亦索隱曰案弑君二國及奔走者此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

辭也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差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日一

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

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

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不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義

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

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類云於歎辭

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

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

應邵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

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

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

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

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

是論次其文七年

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按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

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

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迂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

思也昔西伯拘姜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

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

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

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比其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

來至于麟止

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止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

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

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

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

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

各成

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

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

厥美

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

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

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正義曰音降也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

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

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

昏亂既喪豐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

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

即嶠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嶠山軍旅之尸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

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鏐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鏐

鏐也○索隱曰鏐音巨鏐鍾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

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

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

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

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正義曰音頌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憚也不為百姓

所說○索隱曰安示此替本韻則怡憚為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

友徐廣曰趙隱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遂及宗



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朝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

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敬義



依霍庶幾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

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

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



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

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

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也言此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

聲故云聞律效勝索隱曰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

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黃帝有牧野之戰而克桀紂

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

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傲徐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乎

太公孫吳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

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

不容翽忽索隱曰索忽者物之微也翽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翽恐衍字耳

忽正義曰翽四達反今音四忍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五

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音停一音扶物反佛亦停也案

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矣垂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

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荅應用用則萬靈

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



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

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

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嚮親越

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

徐廣曰肖音肖猶衰微也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

雖衰也。正義曰肖音肖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稍微故尚父微賤也尚父側微卒歸西

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

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也索隱曰繆謂網繆也音正又反謂太公繆網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

音武彪反言呂尚網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果黃髮番音波安毛

威勇武皂色安索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爰饗食營丘不背柯明也相公

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云

徐廣曰闢一云遷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

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

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  
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  
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會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  
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日攝政二叔不饗殺

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為盟大任十

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叔蔡叔霍叔皆衛毛珣曹是也嘉仲悔

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  
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

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

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傾公也南子惡蒯瞶子父易

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王嘉

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

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君子孰稱景

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君子孰稱景

公謙德榮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隱曰

剔音宋乃滅王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

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

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

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

能繹能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

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谷屈原好諛信

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居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啟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

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越二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

鼃鰓與虺索隱曰鼃音元鰓音麗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

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彘嘉句踐夷蠻能修其

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

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

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騶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

楚為反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

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

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  
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  
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斯之嘉武佐晉文申  
霸道作魏世家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  
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  
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接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  
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  
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  
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  
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  
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義  
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爭疆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  
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

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誑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  
負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



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

王爰都彭城以疆淮泗為漢宗藩戍溺於邪禮

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

家第二十四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

激呂乃王琅邪林午正義曰謂祝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

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

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

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

禍成去父嘉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

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

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

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

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



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六竒旣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  
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  
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  
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負愛矜功幾獲  
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旣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

僭擬之事稍衰賤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  
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  
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  
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  
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  
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  
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臣父伍員奔吳作伍  
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  
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母厭食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

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

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

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

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

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



往世興衰徐廣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

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

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

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為

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

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迨○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詢辱也而信威於彊

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

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

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康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

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

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



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

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

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

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

于陔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墳潁川盧縮絕籍糧  
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  
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  
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君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  
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緹常從高祖平定諸侯

作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山朋邑又音浮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

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

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

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

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  
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真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  
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  
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  
四十五

維仲之省

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

歃淠王吳遭漢初定以填

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淠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

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

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

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  
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  
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



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

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淠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

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

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蒲收其二民歛聚海東以集真

藩徐廣曰一作莫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

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覲為內臣受吏

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

於无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

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

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

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汲鄭列傳

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信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倖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

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

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

玉版以圖籍藉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為文字

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賈曰

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林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

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

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占蓋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

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

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物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麻茂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大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

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故免者

細羅而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

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

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

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卦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



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

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象星共繞北辰諸幅咸歸車

君尊輔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

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個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

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相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略以拾遺補

藝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藝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成一家之言厥

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兼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

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敕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

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千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立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

伏生尚書大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傳之流也

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

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

是侯後出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侯後聖君子以君子制

之為亦有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

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

十篇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曰若

列傳二王世家龜策列傳斷刑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

錄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曰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也○索隱曰案其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上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曆目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無辭也

索隱述贊曰

太史良才 寔纂先德 周遊歷覽  
東西南北 事覈詞簡 是稱實錄  
報任投書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太史公自序○史記卷之二百三十一





